

饑餓的藝術與藝術的饑餓

文：林克歡

我之所以既肯定《卡夫卡的七個箱子》，又肯定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，因為它們代表了先鋒戲劇在當前的兩種可能性：在堅持中成熟，在隨俗中變化。

零八年，默默耕耘多年的「愛麗絲劇場實驗室」猛然發力，異軍突起，以一齣《卡夫卡的七個箱子》，不僅獲得香港戲劇協會「香港舞台劇獎」的「最佳導演（悲劇／正劇）」、「十大最受歡迎製作」等獎項，更囊括了首屆「香港小劇場獎」的「最佳劇本」、「最佳導演」、「最佳女主角」、「最佳舞台效果」、「最佳整體演出」五個獎項，成為真正的大贏家。

「愛麗絲劇場實驗室」是一個以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生為主體的小型戲劇教育、演出團體。他們相信「劇場是一個實驗室」，其宗旨是「用想像力來呈現世界，用行動去改變世界」。這類近似於上一世紀五、六十年代先鋒劇團讓人熱血沸騰的戰鬥口號，在今日這個大眾娛樂迅速擴張的消費時代，聽起來反倒令人有些詫異。難得的是，他們不僅將其當作羅曼蒂克（romantic）的理想，而且當作他們共同信守的行為準則。

卡夫卡是一位思維方式與美學風格均十分特異的作家，作品中充斥著荒誕（absurd）、佯謬（paradox）、非邏輯的偏轉與滑動，使作品所蘊含的意義顯得異常複雜與難以確定的多重方向性。在世界範圍內，敢染指卡夫卡作品的導演為數不多。在香港，除《變形記》外，也罕有人將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搬上舞台。「愛麗絲劇場實驗室」的膽識與決心於此略見一斑。

《卡夫卡的七個箱子》，二零零八年九月中旬在藝穗會演出五場，是典型的小圈子實驗演出。全劇以卡夫卡的終身摯友和文學遺產保管者馬克思·布勞德，違逆燒毀其全部作品的遺囑，打開裝滿卡夫卡手稿的七個箱子，通過其中的部份小說、書信、格言，與讀者／觀眾一道去領略這位文學巨人孤寂、沉玄的心境與似非而是、迷宮般的藝術世界。

不是說《卡夫卡的七個箱子》在戲劇觀念和舞台語彙上有多麼了不起的創新，也不是說《卡夫卡的七個箱子》已達到別人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度。它的可貴之處，在於對舞台實驗的信念與堅持。這是一次嚴謹而精緻的演出。其嚴謹貫穿於整個創作、演出過程，包括排練前的集體學習與認真研討，演前座談會，導賞手冊的編輯、出版，以及舞台演出的每一個環節。精緻在於巧用有限資源，因地制宜，在狹小、逼仄的劇場空間中，營構出深廣的藝術天地。

一幅由臃腫虛胖的垂掛物累疊而成的壁幕，成為全劇的襯景。少量的幾件大道具：鐵籠、鋼架……既是演員表演的支點，又是局部性戲劇景觀的有機構成。風格化的服裝、情感真切的代入式表演，讀劇與片斷呈現的交替轉接，藉助類似「引述」的表演形式，將卡夫卡用文字表述的異化世界，轉化為表現主義色彩極濃的立體圖像。

《卡夫卡的七個箱子》的第七個箱子是「夢與死亡之箱」。演出者將〈頂層樓座〉同〈饑餓藝術家〉合而為一。導演說：「藝術家在籠中表演饑餓給人觀賞，直至死也不想中斷表演，原來追求藝術的最高境界是要犧牲自身的生命」（見《卡夫卡的七個箱子》導賞手冊第41頁）。本文完全撇開這究竟是有意／無意的誤讀，抑或是導演陳恆輝的「夫子自道」；而是在轉喻的意義上，將「饑餓的藝術」與先鋒（實驗）戲劇在今天的困境聯繫起來。